

无论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、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资金密集型产业……重要的是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，解决产能过剩、核心技术缺乏、产品附加值低的问题。

——《政府工作报告》

传统制造业转型高端动力强劲

本报记者 张龙

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，“刻不容缓”并非危言耸听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副董事长徐念沙在接受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在高端机械设备方面，中国还严重依赖于进口，机械加工、精密机床、航空、船舶、发动机等领域的部分设备需要进口解决。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业自身加工能力不足，设备能力不足。

全国政协委员胡成中坦言，目前中国制造业发展势头较弱，尤其是小、微民营企业，由于生产资料、劳动力价格等成本上升，较前几年成本增长30%以上。而产品价格没变，出现了经营状况下滑，亏损面不断扩大的现象。

有专家认为，中国制造业的大国地位不仅要保持，还要努力实现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，提高产品的利润率，从而实现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，这同时也是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。

人才匮乏窘境

服装制造业人才匮乏引得全国政协委员、上海罗蒙西服公司总经理金建华不断叹息。

“我是服装制造业的委员，服装制造和意大利、法国有差距，中国目前严重缺乏技工、高级技师，培养中国高级的技工，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。”金建华说。

金建华在政协小组讨论会议上讲了一个令全场都笑不出来的“笑话”：连续几年，他所在的上海培罗蒙西服公司招收设计师，都是中国名牌大专院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、硕士生。可他发现，这些年轻人只会画设计图，却裁剪不出一条裤子。“考了文凭，却没有技术！”此话一出立即引发热议，大家有一个共同感受：“技工荒”已蔓延到制造业各个环节，破解这一难题刻不容缓。

在中国，找不到200个能做裁缝又能做衣服的技师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董事长易军感同身受：“人人都想上大学，没人愿意当技工。”

河南平高电气公司机加工车间副主任张全民从1990年毕业后当了车工，经过多年的岗位锻炼成为高技能



当前先进技术靠引进、高端产品靠进口依然是我国装备制造业面临的严酷现实。 本报记者 林瑞泉 / 摄

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仅仅体现在规模上。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：“我国制造业规模跃居全球首位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.4%，成为国民经济重要先导性、支柱性产业”。

人才。20多年来，他当上了全国劳模、全国人大代表，始终没有离开一线。但他发现，当年从技校毕业的40个同班同学，还在一线工作的也就三两人，大家都不愿意当技术工人。

一组数据折射了我国企业技能人才短缺的现实：目前我国城镇企业共有1.4亿名职工，其中技术工7000万人。在技术工人中，初级工占60%，中级工占35%左右，高级工仅占5%。而在发达国家，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工的比例超过35%，中级工占50%以上，初级技工不到15%。

在全国政协委员、联想集团董事长

“以深圳为例，技师和高级技师总量仅2000余人，占全市技术工人总量的0.14%。而深圳每年高级技能人才的需求量为3万人，缺口达九成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告诉记者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总裁周中枢曾表示，在德国的一家企业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陈旧设备，照样可以制造一流产品，因为使用设备的工人有一流的技术。可中国的许多尖端设备，造出的产品质量却差强人意，因为操作工技能水平不高。

自主创新能力不足

在山东钢铁集团济钢炼钢车间炉前，偌大的平台不见一个人影。宽敞整洁的主控室内，几名工人一边透过明亮的玻璃窗瞭望着外面的转炉，一边操作着眼前的几台电脑。当班的炉前技师李师傅告诉记者，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观察电脑上各项指标参数的变化，点击鼠标或按钮发出操作指令。向转炉投料、吹氧、测温、提枪拉碳，到最后出钢，整个冶炼过程全部由计算机控制，自动完成。

“这都是我们自己摸索着技术，逐步试验，最终成功的。”济钢相关负责人说。但并不是大部分的工业企业都能达到这样的要求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联想集团董事长

杨元庆坦言，当前中国的企业，尤其是制造业企业遇到的一大困难是缺乏自主品牌和自主研发能力，因此急需培育自己的品牌。另外，各大中城市也应该重新定位，虽然他们需要制造业，但是不要把留住制造业作为主要的诉求，而是要立足于发展转型，鼓励企业到中西部建厂。

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说，当前先进技术靠引进、高端产品靠进口依然是我国装备制造业面临的严酷现实。高端机床、高端发动机、高端仪器仪表及控制系统，均需要从国外引进。

据了解，高档数控机床90%进口，数控系统95%进口，仪器仪表70%进口。在基础零部件领域，为高档数控机床配套的高档功能部件70%需要进口，大型工程机械所需30MPA以上的液压件全部进口，时速200公里以上的齿轮箱、2.5MW以上的风电齿轮箱、大型煤机齿轮箱、高速列车制动器、大型盾构机的电液驱动装置等几乎全部进口。虽然在船用柴油机方面我国与国外先进企业开展了合资、合作生产，但关键核心技术和品牌依然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。

自主创新能力不足，低端制造业又面临着东南亚国家的竞争。中国制造业正在路口上徘徊。

(下转第八版)

现代工业体系再塑制造强国

本报记者 陈青松

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：“我国制造业规模跃居全球首位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.4%，成为国民经济重要先导性、支柱性产业”。

无论是规模、高技术增加值，还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，我国制造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，然而，两会期间，多位代表就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形势表达了自己的忧虑。

两会期间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奇瑞重工股份总经理王金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：“中国装备制造业已经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口，高端转型、产业升级刻不容缓”。

与两会代表观点相对应的，是这样一组数据：

3月1日，国家统计局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，2013年2月，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(PMI)为50.1%，比上月下降0.3个百分点，连续两个月出现回落。其中，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双双下降，显示需求疲软。

机械行业专家谢家宸向记者表示，全球经济环境下行暴露了我国制造业的诸多弊端，低端产能过剩、高端产能不济、行业结构不平衡、行业

竞争过于混乱等。与此同时，制造业还面临着人力成本、土地成本上涨等不利因素，弱化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。如今，东南亚等国家的比较优势逐渐凸显，更从我国分流了部分投资，加剧制造业的危机。

王金富认为，如果不能掌握先进技术、占据产业链制高点、打造一批世界领先的企业，就只能一直徘徊在低附加值、低回报的中低端环节，甚至有可能连“世界加工厂”的地位都难以保全。对于各个企业而言，要认真思考立稳脚跟、持续发展。进军高端领域、努力转型升级，是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一个必须选择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浙江省侨联副主席陈乃科提交了一份《推动信息化带动制造业转型》的建议指出，随着传统行业转型电子商务的趋势越发明显，制造业的转型需求迫切，应该鼓励其利用电子商务建立起新的内销模式，实现转型升级。“未来三年五年，电子商务将进入生产制造的变革，中国制造业应该抓住这个机会。”

电子商务能够帮助制造企业绕开中间环节，直接面对消费者，大幅提高产品利润水平，还能够从终端刺激制造企业提升生产、设计能力和服

务的水准，甚至实现个性化、批量化、定制化的订单生产模式，最终倒逼企业实现转型升级。

去年5月，国家工信部印发了《高端装备制造制造业“十二五”发展规划》，提出“力争到2020年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销售收入在装备制造业中的占比提高到25%”。

王金富说，对于中国装备制造业而言，创新是一条根本性出路，这需要很多人的刻苦努力、共同协作以及方方面面的关注与支持。

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陈乃醒向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表示，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转型，这不是一种偶然现象，而是经济发展的结果，是大国崛起的必经阶段。

“对中小企业而言，第一要加强管理，提高劳动生产率，向管理要效益。第二是加大投入，对落后技术进行改造。”

谢家宸认为，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，人力及土地等成本下降的可能性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。制造业应抓住机遇进行产业结构调整，促使产业往附加值更高、科技含量更密的方向前进，由科技层面重塑比较优势是制造业的必然发展趋势。政府应充分发挥指导作用，重点领域重点关注，

原始创新缺失 掣肘制造业高端化

本报记者 许意强

“今后十年，对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来说，是最关键的十年。中国是制造业大国，这么多的就业都需要制造行业吸纳，如果未来十年还不能培养创新能力，那么对于整个国家来说都存在很大的发展风险，到时候我们现在的制造水平也将落入中低端”。

3月5日，全国政协委员、东方电气集团董事长王计在接受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采访时指出，“当前，我国的制造水平并不比别人差，关键在原创性设计能力方面，还存在较大差距。接下来，国家需要为制造企业竞争力提升，创造更多的资源整合平台，提供更多的创新提升渠道”。

作为全球最大的发电设备制造商，东方电气集团已形成火电机组、水轮发电机组、核电机组、重型燃气轮机设备、风力设备、太阳能电站设备“六电并举”的产品格局，占据中国火电市场33%多份额，水电市场50%份额。

王计表示，“经过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的重建，东方电气目前绝对是世界上制造水平最强的企业，无论是在制造环节，内部管理以及工艺流程等方面，都是基于我们工艺技术人员过去几十年积累设想建立起来的，可以说聚集了东方电气几代人的共同梦想，产品制造质量也绝不比别人差”。

不过，原始设计创新能力，已成为制约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最大瓶颈。王计透露，“当前，美国也提出重返制造业，就连印度现在也出台了一系列面向制造业的优惠政策，与我们当初的政策非常相似。前段时间我们去印度参加项目招标，对方就要求我们在当地建厂，解决就业问题”。

“目前，中国制造业产能开始从东部向西部转移，未来十年之后，又能够向哪里转移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”，王计表示，在今后十年之后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时间，利用别人出问题的机会，完成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。

王计表示，“尽管当前政策鼓励跨行业跨区域的资本并购，但是我们还缺乏相应的渠道和平台来完成。同样，前往欧盟去收购一些公司，虽然可以获得股权、分享收益，但欧盟拥有很严谨规范的法律体系，他们的技术根本拿不回来，只能提升我们自己的创新能力”。

现在，不少设计院是在国家行政力量的切割下，组建了一个很庞大的技术创新团队。但是，这种创新平台缺乏一个市场化的交易交流平台，无法形成与制造资源、研发资源进行直接对接。

“国家花了很多钱投入技术创新，没有变成改变消费者生活的实物产品，只是停留在论文或者图纸阶段，实在太浪费了”，王计告诉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，中国需要搭建一个技术资源进行交流合作的资本平台，就类似于股票证券市场一样，让相关企业通过这个市场进行创新技术成果的交易、重组，实现优势的互补和结合。

典型

10吨劣质煤制1吨脂肪酶，价格翻百倍 义煤转战高端 煤化工蓝海

本报记者 许意强

“10吨劣质煤只能卖到三千多，但通过煤化工，制成的甲醇蛋白1吨可以卖到3万多，再往前走一步，通过煤生化制成的1吨脂肪酶可以卖到30万。目前，义煤已经完成从煤到煤化工、煤生化的产业链布局”。

日前，全国人大代表、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予鲁在接受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采访时透露，“除了已推出的木聚糖酶、脂肪酶、甲醇蛋白纤维、氨基酸等高附加值煤生化产品，我们还完成一种全新的生化产品量产，市场售价高达每毫克6美元(每吨约380亿元)，价格远远超过黄金”，武予鲁坦言，虽然作为煤炭企业的“黄金十年”已经于2012年结束，但义煤集团却因为清晰的发展战略提前完成面向未来五年、十年的产业布局，企业未来发展前景持续看涨。

武予鲁介绍，“原来集团主营业务就是外卖原煤，大部分煤炭都是作为燃料销往外地，一吨煤只能卖到几百块钱，利润更是非常有限。随着从煤到煤化工的产业链建立，公司推出了甲醇蛋白纤维、脂肪酶等生物化工产品，通过煤生化产业的建立，不仅增加了企业的利润空间，还拓宽了企业的发展视野”。

义煤以煤炭为原料生产的甲醇蛋白可作为人或动物蛋白的补充品，也可以代替肉类和脱脂奶粉食用，成功实现由燃料变食品、纺织、医药的转变。目前，仅甲醇蛋白一项，义煤就取得5项技术发明专利和8项技术应用专利。

随着2012年总投资260亿元的义煤综能化工项目，完成前期的项目建设，开始成为义煤新的战略增长点。总投资300亿元的义煤同人铝业已经完成前期的项目论证和立项，将于今年奠基建设。

最终，一体三翼的格局，也让武予鲁对义煤集团未来发展持续看好，并确定在资本化、国际化、产业化、高端化以及产融结合战略指导下，到2015年集团资产总量达2000亿元以上、营业收入达到1000亿元以上，拥有5—6家上市公司，形成从煤产品到煤化工、煤生化的全产业链，在完成“走出河南”的发展战略之后，实施“走出中国”的全面国际化扩张。

在武予鲁看来，走出去是煤炭企业发展转型的另一个重要突破口，“一个地方的煤炭存储量毕竟是有限的，这个时候作为煤炭企业来说，只有依靠走出去寻找新的机会，才能获得更强的发展动力”。

武予鲁透露，“走出去不只是要在海外市场寻找煤炭资料，关键还要通过这一战略的实施，带动企业的管理水平、人力资源走出去，真正融入当地市场。同时，还要建立相匹配的资本运营平台，才能更好地实现国际化扩张”。